



# 搞定修车厂

陈曙光 著

故障描述	还在怕修车挨蒙、挨宰、挨坑吗？
内 容	汽车修理厂、4S店内幕，买车、开车、养车、上车险的门道。
需 求	修车该花多少钱，清清楚楚不上当，车主弱势变强势。
提 示	网上找不到，报上看不见，书中查不着，好友之间的私房话。

**提醒：**这不是一本工具书  
是一本有趣的小说



中国书店

# 搞定修车厂

陈曙光 著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搞定修车厂 / 陈曙光著. — 北京: 中国书店, 2013. 1

ISBN 978-7-5149-0506-9

I. ①搞…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3880号

## 搞定修车厂

陈曙光 著

责任编辑: 启航 刘深

---

出版发行: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100050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3.25

书 号: ISBN 978-7-5149-0506-9

定 价: 29.80元

# 还在怕修车挨宰？救星来了！

（代序）

前段时间，我爱人的车做两万公里保养，我给4S店打电话预约，顺口问了句：大概多少钱？对方听声音是个小伙子，说：两千多吧。我一听怎么这么贵啊？就跟他说：我以前那几辆车做两万公里保养的时候可没这么贵。小伙子说：先生，两万公里保养就得花这么多钱。我说：那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项目。小伙子很流利地说了大概十几项，我毕竟对车不熟，说得我有点儿懵。犹豫之间，忽然想起《搞定修车厂》，回忆了一下书里相关内容，我就问小伙子：车开到多少公里做哪些保养项目，汽车厂家有规定，你那儿有吧？小伙子说有。我说好，明天去了我要看。又问他：保养项目的价格，按照规定，你那儿应该公示出来，你有吧？小伙子说有。我说好，明天我也要看看。静了几秒钟，我正想下面该说什么的时候，小伙子开口了：先生，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项目，有些是我们推荐您做的，您可以做，也可以先不做，等车有问题了再做。我一听，底气立刻足起来，说：你所有推荐的项目我都不做，我就做厂家规定的项目，你告诉我多少钱。小伙子说：大概七百多。我说：好，明天见。

放下电话，我赶紧翻了翻《搞定修车厂》，按我的理解，给汽车厂家的服务热线打了个电话。我把刚才的情况一说，然后问接线员，我这车两万公里保养大概得花多少钱。接线员告诉我大概五百多。第二天到4S店，找到头天接电话那小伙子，问他：我昨天给厂家打电话，厂家说这车做两万公里保养只要五百多，你怎么给我报七百多呢？小伙子说：五百多是普通机油，七百多是超合成机油。我说：我不要什么超合成机油，我就要普通机油。小伙子说：也行，那就五百多。

一桶机油一次用不完，所以那次保养最后核下来也就花了四百多。心里很痛快！痛快完就想，《搞定修车厂》这本书太应该做

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车不熟，我省了一千多，大家也许省得还多。而且这还只是其中一块内容而已，要全看明白，以后再修车估计没人蒙得了我。当然，4S店、修车厂大部分都是好的，但不排除有害群之马，所以把自己搞明白了比什么都强。

后来有两次跟朋友吃饭，把那次的经历一讲，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你这书怎么不早出啊，我老婆上月保养车花了一千六呢，我们不明白这里面的事，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另一个朋友说：嘿！我前几天保养花了两千多，咱不懂啊，这钱要省下来咱们吃饭多好。

《搞定修车厂》之所以实用，原因在作者，这是一位有着几十年修车经验的汽修厂经理，现在已经退休。他开过修理厂，也帮人建过4S店，这里面的事他太熟了。他把汽修厂、4S店，还有买车、开车、养车，包括上车险的门门道道都给说清楚了。他可不是按工具书那么说，他写了本小说，把这些事都装进了小说里。轻轻松松看完小说，您就把跟车有关的这点事差不多都弄明白了，以后谁再想蒙您，难了。再去4S店、修车厂，您就是一强人！呵呵。

《搞定修车厂》是“生活必需的说明书”系列中的第一本。人常说“书不是生活必需品”，没关系，书可以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它可以是“生活必需的说明书”。

本书策划 启航

# 目录

亲，能懂点车吗？	1
华丽地“过坎”	9
找到那个盒	12
舒服地开车	19
乙醇汽油好不好	23
辨别漏油和渗油	27
其实修理厂更怕你	33
二手车	39
买车的道道儿	44
大修发动机	50
修车要发票	55
换还是不换	62
给车上保险	70
为什么要买车	77
养车远比买车贵	80
哪儿的修理厂好	84
有天窗很帅吗	89

换挡和门锁·····	94
刮腻了·····	100
吹，空调会很凉·····	104
电瓶受冤杜·····	107
舒服着省油·····	114
一定要检查·····	118
电路其实很简单·····	124
安全第几位·····	127
添加剂和推车·····	133
爆胎 爆胎 爆胎·····	139
尾气有点儿贵·····	144
从追尾到保险·····	147
4S店的底牌（一）·····	152
4S店的底牌（二）·····	162
配件的学问·····	166
农民汽修工·····	172
找一家好的4S店·····	175
4S店的利润·····	179
节假日不修车·····	186
怎样才能不吃亏·····	190
不远的将来你会卖车·····	195
租车挺划算·····	199



## 亲，能懂点车吗？

陈钧拿杨利伟上天举例子：“你看过‘神五’上天的直播节目吧。杨利伟坐在舱里控制那么多按钮的镜头估计无数人都有印象。那么高科技的飞船里，杨利伟拿着一根小棍儿杵那些按钮。你没见过早期没有遥控器时候的电视吧，很多人都拿着一根小棍给电视换台。你想想，太空舱！飞船！多先进的一个东西啊，用那么原始的方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些设备为了可靠，操作就不能太复杂。航天飞机上装遥控器行不行？肯定行。但是多一个部件，多一个环节，就增加一道出问题的风险。”

北京的春天天气多变。一场淅淅沥沥的冰雨砸在大地上，空气中夹杂着早春泥土的气息，让人神清气爽，心情愉悦。

可惜陈钧不属于快乐的族群，他百无聊赖地蜷缩在朋友办公室的圈椅里，眼睛呆滞地望着4S店的落地玻璃窗，目光却凝聚在更远方的一点，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回忆。

陈钧最近很郁闷。京城调整城市规划，他在三环边上的汽修厂拆迁了。尽管拆迁给了一部分补偿款，可是眼看多年苦心经营的家业和积蓄下来的老客户，尤其是其中的政府部门和大国企就这么丢了，心里说什么都过不去这道坎儿。

人就是这样，道理谁都明白，就是心里过不去。要说这几年多多少少也挣了点钱，可是自己五十多岁还不到六十，也不能就此退休在家坐吃山空啊！想要继续干就得另外选址。京城扩张得很快，再修七环就到了河北地界儿了，六环以内找块合适的地儿太难，好地儿都让先拆迁的给占了，看过的地儿不是太偏就是要价高，和三环边上的老厂根本没法比。

想起老厂陈钧就心疼，由于靠近市区，管理有方、服务上乘，工时





费收的比一般修车厂和偏远点儿的4S店都高。再加上陈钧为人豪爽，头脑精明，靠着朋友多、关系广，这些年没少接各大部委和大国企的活儿，生意的确很红火。但是如今修理厂必须拆迁。怪只怪自己早没想清楚——要是早知道现在地儿这么难找，当初还不如拿点钱在五六环之间找个合适地方，先盖个厂房。可现在想这些已经晚了，真是！哎，无奈无奈复无奈！

陈钧心里前后左右、七上八下、挠心挠肺地正胡琢磨，忽听有人敲门。听这敲门声略带忧郁，还有点胆怯，似乎敲小了声儿怕人听不见，敲大了又怕吓着屋里的人。陈钧摇摇头嘟囔了一句：“不是销售代表就是谈保险合作的。”他将蜷在圈椅里的双腿挪了出来，把一双压得发麻的脚放进鞋里，说道：“进来。”

门开了一道缝，一个消瘦的影子从门缝里挤进来半边儿，用试探的口气问道：“请问，马经理在吗？”

“没在。”陈钧懒懒地回答。

“那请问侯经理在吗？”来人又问。

“没在。”

说完，陈钧心中一动。这家4S店是典型的夫妻店，老板姓马，马夫人姓侯。前几年他们靠自己发点儿干不过来的小活儿维持着，这几年也不知怎么折腾的，竟然在五环边上开起了这么大一家4S店。朋友们聚会时常开玩笑，称他家的店为“大马猴店”。

来人见陈钧不再说话，便将全身挤进门来，试探性地问道：“那，麻烦您问一声，您这里招修理工吗？”

陈钧一听这话来了兴趣：“修理工？招，我们这儿常年招修理工。”

陈钧说这话时虽然有点儿半开玩笑，可也是实话。汽修这活儿是劳动密集型，也是重体力活儿，城里人不愿意干，一般修理工都来自农村。他们人员流动很大，有的刚把手艺学出来就被别人高薪挖走。所以这个行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陈钧望着眼前瘦瘦的年轻人，怎么也看不出这个人是能干得了这行的主儿。他不紧不慢地问了句：“你会修车吗？都修过什么车？”

来人的一句话差点没把陈钧气得背过气去：“修车？简单。其实这车就是一个发动机拉着一组大发沙，不对，是沙发。”



来人边说边比划，听着后面的话似乎还在理。

“您要是想让它能跑还不想撞墙，能停，就给它加个刹车；您要是不想直着开就加个方向盘拧着沙发底下的脚轮跟着转，拧向哪边就冲哪边开；发动机不想用手摇着了就加个电动机带着它动。有电动机就要有电路，有发动机就要有油路。要是怕刮风下雨呢，再加个棚子。另外，发动机烧汽油，要是不降温，没一会儿工夫发动机就会变成一个死疙瘩。为了不把发动机烧成那样就需要有桶水，没事浇着点给发动机降温……呃，有点说远了，简单的说就是上面这些，哪儿坏了修哪儿。”

陈钧听完有点儿目瞪口呆，感觉又好气又好笑。过了半晌，他才回过味来，看着来说：“看不出啊，教你修车的师傅是说相声的吧，赶明儿有时间叫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这里有本儿交规，看看让他帮我改成评书连播吧。”

来人挠挠头，一时没适应陈钧的玩笑，不知该怎么往下接。他说的这段话在陈钧看来像是说相声，但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可能的确是当正经课本背过来的。

陈钧边笑边摇着头说：“来，来，小伙子，你贵姓？坐这儿等会儿，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小伙子走到沙发前，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挺老实的样子，认真地说：“我姓杜，叫杜撰，大学毕业学园林的。在京城不好找工作，听老乡说修车好学，挣钱也多，就想找个修车厂边学习边挣钱。实话跟您说，我这段是在上个修车厂面试的时候一个姓陈的老板给我讲的，我背了一路才把这点儿词倒腾明白。”

陈钧终于憋不住笑了：“呵呵，姓陈？和我同姓，不是我弟弟吧。”

杜撰眨着眼睛望着陈钧又接不上话了，心说要是看这爱开玩笑的劲儿你们倒是真像亲兄弟，可要看这长相可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哎……”陈钧伸了伸腿，“一个学园艺的能把这点词儿倒腾明白也不容易，我跟你讲啊，这行苦、脏、累，你要是真想学，一会见到他们你得嘴甜着点儿，这儿不缺说书说快板的，你见过哪个汽修厂门口站着个说快板的，手里抡着一副竹板呱唧呱唧地往里叫客人？干这行就得真砍实凿地练手艺。这样吧，我看你这小伙子不错，跟我挺对眼缘，趁着他们没



回来，我先给你讲讲车。”

杜撰晕了，心说：这陈师傅怎么了，怎么这么热情呢？要说他有什么企图吧？也不像。那是天上掉馅饼掉我嘴里了？他不知道，陈钧以往开修理厂的时候，老给徒弟们讲课，他就好这一口儿。修理厂这一关，很长时间没讲，这是给憋的。

“咳，咳。”陈钧嗽了嗽嗓子，开始讲了，“汽车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结晶。人们把‘高、精、尖’的东西都集中在了汽车上，不仅是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还有更加人性化的设计，让汽车变得像今天这样种类繁多、性能各异、纷繁复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为了满足现代人更快、更安全、更舒适以及环保的要求，车变得复杂了，一部分一部分的升级改造、发展。汽车修理跟汽车的发展是同步的，修车人得不断地学习，学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以往修车更多是靠理工师的判定，这就需要理工师有一定的经验积累。现在车辆电子系统先进，通常用电子仪器检测，对于汽修人员来说，修车变得简单了。随着技术的发展，维修设备更新换代非常快，现代汽车如果缺少必要的检修设备都没法进行维修工作。

“经常开车的人最好对车有一定了解，知道车的基本结构和性能，更多地了解一些配件知识。否则，车会给人带来烦恼和麻烦，换车用的时候还会产生恐惧和不安。其实汽车并不神秘，也没那么复杂。

“一般轿车都是由发动机、底盘——也叫车身、以及电气设备等三部分组成。发动机输出动力，通过传动系统，传给驱动轴和车轮，带动车轮行走。除了这三部分，其他都是配的。为了减速、停车，配了制动系统；为了汽车拐弯，配了转向系统；为了车里舒适，配了暖风、制冷系统，配了悬挂减震系统；为了发动机长时间稳定工作，配了燃油供油系统、发动机冷却系统。车上每一路用电设备都装有熔断器，集中在仪表操控台。汽车的基本结构就这些。这就好像骑自行车，人就是发动机，两条腿就是两缸活塞、曲轴，通过腿上下做功运动，让飞轮盘旋转，带动后轮向前运动。汽车最早发展时的原型就是非常简单的行进工具。

“现在车的技术越发展越快，我们自己却很少真正了解车，车主的动手能力都不高，很容易在修车的时候挨蒙。



“不要把车看得太神秘，其实只要一上手，马上就能从不懂、不敢动的状态里摆脱出来，也许还会有很多人认为修车是一种乐趣。国外这种情况很多，家里不方便，就开车去维修厂，借举升机和工具自己修，交一些租借工具的费用就行。至于修车水平，买一本自家车型的维修手册就够了。一般学理工科的人都没问题，有高中文化水平、动手能力强的人基本上也差不多。

“刚才说的是大块，再细说点，从构造上讲也没什么太复杂的，就是一些部件：

发动机总成，是动力源和动力输出；

离合器，是动力的连接、脱开机构。左脚踩下去就脱开了动力；

变速器总成，就是挂挡时起变速作用的；

制动系统，不用多说，能前进，就要能停住；

转向机构，操纵前轮摆动，转方向；

此外还有车身总成、车轮总成、全车配电系统等。

“这些部分是相对独立的，有的总成部件比较复杂，有的辅助配件比较复杂。这就是现在的汽车，无论怎么变化都是为了让别人更方便、更简单地操作控制这些复杂机械。这也不仅限于现在的汽车，现代化发展方向都这样。”

陈钧说的高兴。他在老修理厂里就喜欢给徒弟们讲，怎么讲都不累。但看着坐在自己对面已经面露痴呆相的杜撰，心里忽然明白，他讲的这些多半是对牛弹琴了。可是他现在处于亢奋状态，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

“我不赞成人为制造复杂。就像现在的数字有线电视遥控器，多复杂！上面各种按钮恨不得有几十个，按错钮是常事。”

杜撰听懂了这段，连忙点头。

陈钧又开始拿杨利伟上天举例子：“你看过‘神五’上天的直播节目吧。杨利伟坐在舱里控制那么多按钮的镜头估计无数人都有印象。那么高科技的飞船里，杨利伟拿着一根小棍儿杵那些按钮。你没见过早期没有遥控器时候的电视吧，很多人都拿着一根小棍给电视换台。你想想，太空舱！飞船！多先进的一个东西啊，用那么原始的方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些设备为了可靠，操作就不能太复杂。航天飞机上装遥控器行不



行？肯定行。但是多一个部件，多一个环节，就增加一道出问题的风险。

“现在的汽车如果简化到最简单的状态，能拿掉的配件都拿掉，只留下动力、刹车，就如同咱们看到的初始的汽车状态，能让人感到汽车其实是很简单的机械装置。凡是看过修大事故车的，应该都有这种感觉。

“早先汽车就是这样。汽车最早发明在欧洲，是18世纪有了蒸汽机、内燃机以后才开始发明的，是从四轮马车演变来的，就是把动力装上去。当时没有复杂的装置，动力也不足，构造简单，速度也慢。后来美国成批生产的福特车才是现代汽车的雏形。

“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现在很多农民工兄弟蹬的平板三轮儿都有个汽油发动机，如果他在汽车发展的最初阶段出现，也应该算是‘汽车’的雏形了。”

杜撰频频点头，直搓手。

陈钧道：“我讲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汽车并不神秘！”

杜撰听到这儿，一拍大腿：“我就说嘛，汽车就是个大沙发……”

陈钧一乐，不在乎杜撰的打断，继续讲：“最早发明的汽车，无论速度、舒适性、安全性都没法跟现在比。汽车发展演变到现在是人的需求推动的，汽车发展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人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从开始代替马车，到后来成为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无论车体材料、结构功能都经过了很多次革命性的变化。比如刹车，从机械制动到现在的真空助力液压制动，既提高了操作的舒适性，也增强了制动的效率。”

这套话陈钧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熟到什么程度呢？只要他张嘴，这套话自己会溜达出来。

“汽车的发展也推动了技术革命。像差速器，就解决了汽车转弯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叫差速器吗？我给你讲讲，无论前驱车或后驱车，分给左右两个驱动轮的力是一样的，这样车才能向前跑直线。但如果遇到转弯，内侧轮子比外侧轮子的行程会少。就如同方队在田径弯道上走，走在内圈的比走在外圈的距离短。汽车顺着弯道转弯的时候，内侧的轮子的行程肯定要比外侧的少，但内侧轮遇到的阻力大。在差速器作用下，内侧轮转速减小，外侧轮转速增大，解决汽车转弯的问题。大家一般不太在意这些问题，可能听说过差速器，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其实呢，转弯并不容易。



“差速器里头，行星齿轮起了关键作用。前驱车的发动机前置重量主要落在前轮上，所以打起方向盘来太沉。现在转向都加了液压助力系统，就没那么沉了。就这样一件一件的给汽车加了很多附加系统。

“车的速度快了，风险也就大了。一开始是使用金属保险杠，出事故的时候能保护本车。后来慢慢人性化，把发动机舱设计成了一个吸能箱体，一旦发生事故，既保证得不伤本车的乘员，还能对被撞的车给予尽可能的缓冲，减小硬冲击，这样对双方都是保护。相反，你看军用车，它就反其道而行之了。车前面保险杠做的越硬越好，打仗的时候那也能当个武器用呢。哈哈，开玩笑。不过就这个概念。最早以前的老货车，像解放车、东风车都是铁杠，安装在纵梁上，那就是完全为了保护自己。

“汽车原本就是个行驶的工具，因为各种缘由安装了这么多配件。加装以后，各方面性能确实都在提高。汽车的重量在不断地增加，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如果你看到过重大事故车修理的全过程，就会感到汽车并不神秘，也不复杂。

“车身需要大的整形的时候，车上所有的部件都得拆下来，然后一边整形一边试装结构件，反复试装。装发动机、变速箱、传动轴、车轮，还有制动等主要部件。装到这地步，车就可以走了。然后试装大结构件，为的是检查钣金整形是不是存在问题。这时候的车，除了车身空壳外，玻璃、内装饰、电气设备、车门都没往上装，是要检查之后确定没问题，才会喷漆，逐步往上加装各种配件。车就是这么修起来的。这方面见的多了就觉得没什么。现在很多零部件精度高，向‘总成式’发展，没法拆装，没法修复。所以有人玩笑说，现在汽车修理工不叫修理工，叫换件工。

“现在的汽车发展方向像计算机，就是模块发展。计算机分几块，电源部分、主板、CPU等等，这几块一插，就能用了。坏了，拿走，换一块再插。现在汽车的很多部件也开始这么发展了。从发展趋势来讲，从国际上专业会议和资料上看，这是方向。因为模块程度高了成本就低。汽车成为几个大‘总成’，只要解决好结构衔接问题，维修组装起来会简单很多。现在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已经慢慢开始集成化了，现在很多零部件为什么一换就得换‘总成’？因为拆下来修的话也没配件。这也是由于大规模专业生产以后，‘总成’便宜了。



“有一款面包商务车，这车底盘低，发动机托梁容易受损，大多数人用这款车拉货。水泥沙子、蔬菜瓜果什么都拉，超载更是平常的事。车的标称载重是800公斤，他能拉两吨半，车身整个往下沉，过个路障就托底，发动机托梁经常被刮坏。托梁只要一变形，就会引起发动机位移，然后传动轴就偏离正常位置了。对了——这车是后驱动。传动轴转起来声音就有异常。更换发动机托梁是20个工时。为什么给这么长工时呢？更换托梁要有重新调整发动机位置的工作。

“汽车启动以后，发动机的振动非常厉害，固定发动机的位置都用很厚的橡胶块做软连接，把声音和振动缓冲掉。发动机要固定在自然放松的状态，汽车才不抖。现在工人干活，举升机把车升起来，再用二次举升机把发动机支撑住，就可以更换托梁了，固定螺丝拧紧之前，眼睛瞄一下，传动轴跟后桥基本垂直，拧紧螺丝，完工。严格讲，不调整发动机状态是不合理的，但因为一直这样修，也没有什么问题，工人就把调整发动机位置这项给免了。都爱干这活，二十来分钟的活儿，工时提成可不少。有的轻微变形不用换，也都给换掉了，这就是利益驱动的。

“这些事情如果车主不了解，没有人会特意告诉你。所以要多了解车，让车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让我们为它操心。”

陈钧说着说着，已经有点儿没主线了，脑子里海阔天空，嘴里也就行云流水，好在都是干货，没灌水，所以杜撰也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都是钦佩，不，是崇拜。

门开了，马侯夫妇俩珠光宝器沾尘、挺胸叠肚弯腰走了进来，神色上目空一切，不像是骄傲，倒像是发呆。马总进来冲陈钧一挥手：“装修累死人了。”陈钧冲两人一指，对杜撰道：“行了，你要投奔的老板来了，跟他们面试去吧，按我教你的，我保你过。”说完，冲杜撰一挤眼，然后嘿嘿笑了。

## 华丽地“过坎”

马总说：“过坎是指过突然陡起的路障，要走‘S’形，有一侧的车轮在高点的位置，保持底盘与地面的高度。下台阶时也要一个轮先下去，另一个轮再下。如果两个轮子同时落地，就会有向下冲击的力量，很容易托底。”

马侯夫妻俩来京城这么多年了，一直没买房。从开个小洗车店到修理厂再到现在的4S店，这么多年滚动着把赚了的钱又都投了进去。在4S店的股东持股比例里，他们夫妻二人占25%的股份。

当初为了把4S店开起来，夫妻二人谈了不少投资商，根本条件只有一个：经营权由他们负责。经过N多次失败，马侯夫妇终于与一家大型私企签订了融资合同，并同这家企业订立了相应的监管契约。

由于近一年来国家进行房地产整顿调控，楼价有所下跌，马侯夫妇趁着房价下跌，买进了4S店旁边一套102平米的Loft，室内挑空5.49米，总价200多万元。这两天侯总正在监督施工队打二层夹层。

下午五点，侯总在家等着人来送槽钢。时间已经过了五点半，连半个人影也没见。本来这事应该由施工队大包，可是她丈夫马总说4S店和钢材市场有业务关系，能便宜点，并且钢号有保证。毕竟是承重结构，好几十年都要在上面挂着，马虎不得。

工头有点等不及了，凑到侯总身边小心地问道：“侯总，槽钢什么时候到啊？弟兄们等了一下午，全都窝着工呢，这……不干活我也得给人家开工钱不是。”

“我再打电话催催，你别急，下午的工钱你给个数儿，回头我私下给你，不走你们公司的帐，只要活儿干的好，工钱好说。”







说罢，侯总拨通了送货司机的电话：“喂，戚师傅吧，你什么时候能到啊？我这儿一帮人都等了一下午了，你这路上堵了快仨钟头了，牛车也该到了吧。”

“对不起侯总，我拉货的车白天不敢进五环，您家正好在五环内，没办法，我只能拿我的金杯拆掉座椅给您拉，还不让警察和运管逮着。眼看就要上五环了，哪想到因为昨儿晚上下暴雨，路面塌陷，道路施工，让车辆绕行。这一绕绕出事儿来了，车上槽钢太重，压得底盘太低，再加上我没拿这车运过货，不熟，让路中间的井盖给托了底了。马总正带着救援车过来呢。”

“唉，你可真是的，我要是不打电话问问你，你也想不起来给我打个电话？害得一帮人跟这儿瞎着急。”

“马总没跟您说啊，我还以为马总说了呢。”

“……”侯总没话说了，老公没说，还真怪不着人家。

放下电话，侯总对工头道：“得，真对不起师傅，车坏在路上了，要不您几位先回去，明天再过来，工钱你给个数儿，我明天给你。”

看侯总同意付工钱，工头当然乐得早收工，带着工人走了。

五环边上的一条土路上，一辆金杯车像只被垫住下壳四爪儿挨不着地的乌龟，斜停在路中央。马总和金杯的司机兼销售戚宁正指挥着装卸工小心地从金杯车上往下抬槽钢，再装到后面停着的小货车上。

不一会儿，槽钢转运完毕，马总的救援车也到了。司机放下托臂固定好前轮，再将金杯挂成空档，检查连接部位确认安全后，升起托臂，倒车，缓缓地将金杯车推离井盖。由于金杯车底盘变形，需要拖到马总的店里去修理，戚宁就让小货车的司机留下看着，其余三名装卸工就近找个饭馆吃饭，等晚上十点以后再进五环。

奉老板旨意，戚宁将这一切事安排妥当后坐进马总车里，和马总一同回店里办修车手续。

路上，戚宁不好意思地对马总说：“对不起马总，我本来以为让他们用千斤顶把车先顶起来，再垫点东西就能开出去，没想到这半天都没垫起来，还把底盘给托变形了，只好打电话给您，惊动您，让您跟着受累。”

“没关系，你也是好意，着急给我送货，谁让咱是干这行的，这叫走